

黃昏來臨時

典藏版



郭良蕙 著



黃昏來臨時

郭良蕙

黃昏來臨時

PUBLISHING

- ：郭良蕙新事業有限公司
KUO LIANG HUI NEW ENTERPRISE CO., LTD.
Room 01-03, 10/F., Honour Industrial Centre,
6 Sun Yip Street, Chai Wan, Hong Kong.
Tel: 2889 3831 Fax: 2505 8615
E-mail: klhart@netvigator.com
- HONOR PUBLISHER : 郭良蕙 L. H. KUO
MANAGING DIRECTOR : 孫啟元 K. Y. SUEN
DEPUTY GENERAL MANAGER : 黃少洪 SICO WONG
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ESS : 葉歡儀 POLLY YIP
DESIGNER : 陳安琪 ANGEL CHAN
PRODUCTION DEPARTMENT
SUPERVISOR : 黎國駒 K.K. LAI
ASSISTANT : 劉明士 M.T. LAU
PRINTER : KLH New Enterprise Co., Ltd.
Room 01-03, 10/F. Honour Industrial Centre,
6 Sun Yip Street, Chai Wan, Hong Kong
Tel: 2889 3831 Fax: 2505 8615
- 香港總代理 :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: (852) 2150 2100 傳真: (852) 2407 3062
Email: 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- 台北總代理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縣231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電話: (02) 2917 8022 傳真: (02) 2915 7212
- 新加坡總代理 : 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20 Old Toh Tuck Road, Singapore 597655
電話: 65-6462 6141 傳真: 65-6469 4043
- 馬來西亞總代理 : 諾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No. 8, Jalan 7/118B, Desa Tun Razak,
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電話: 603-9179 6333 傳真: 603-9179 6063
- 澳門代理 : 鄭祥記
澳門快艇頭街27號A座地下
電話: 922035

黃昏來臨時

ISBN 978-988-8202-92-8 (平裝)

定價 港幣HK\$100 台幣NT\$380

初版: 2014年3月 (原創於民國54年)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

黃昏來臨時

郭良蕙

作者簡介

郭良蕙，原籍山東省鉅野縣，丙寅七月初十（即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，獅子星座），生於開封。自幼沉默孤獨，愛思考，喜藝術，舉凡音樂、繪畫及文學等，皆有志趣。



一九四八年，畢業國立四川大學外文系。

一九四九年，來台定居，方始創作小說，出版長篇、中短篇著作共數十部，擅描寫心理、刻劃人生。其『感情的債』、『遙遠的路』等皆暢銷書。而其另一暢銷小說『心鎖』曾遭文藝界團體圍攻，製造冤獄，指令查禁達二十五年之久，如大陸『文化大革命』之自相殘害，此乃台灣之『文化大革命』。

一九七二年，初以尋找娛樂為動機，開始探研中國文物，觸面甚廣，磁瓷、青銅、玉器、雜項以及字畫等無不在潛心學習中。且將其感受連續成文，以深入淺出手法，討論人生體驗和哲思。先後出版『郭良蕙看文物』、『青花青』、『文物市場傳奇』等書，其出版前言內云：『經常聽到一些有志於此的朋友，茫茫然不知如何起步，正和我當初徬徨摸索時一樣，因此我更覺得應該把歷年來所承受的甘與苦，一一記載下來，但願對別人有些幫助。』文中說：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必須具備生命感，藝術更加如此，否則便談不上價值。』對人性又說：『人真奇怪！不論對物對人，經常想盡辦法佔有，又想盡辦法放棄。』對人生，更認定：『人生是個馬拉松，某段時期領先，某段時期落後，都屬於暫時性。』

多年，連連列入世界名人錄，足具其努力及供獻。並且，精神長存，為人所懷念。

自序

中國的文字真妙，可以用「無數」代替有數。常有人問我總共寫過多少字？我實在統計不出來，說聲「無數」並非大言不慚。那麼你總共出版過多少本書？對於以上的問題，不能再「無數」了，多雖多，畢竟有個數量，從第一本短篇小說「銀夢」到最近一本「郭良蕙看文物」，少說也有幾十本。我不大重視以往的著作，不論它們給我帶來欣慰或是災難，因為我一直往前奔跑。若干年來，也許我奔跑得太激烈，在天然和人為的障礙中跌得不輕。我常認為寫作可以無師自通，但是如果一開始我既有教練、又有助手，應該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挫折。

寫作之初，我並未對這條路懷有什麼美夢幻想，只因受困於當年的狹小生活圈子裡，必須找一件事做，用來證實自己真正存在，有價值的存在。寫作是藝術表現的方式之一（我更愛音樂和繪畫），足以反映人生，刻劃人性。藝術細胞豐富的人，觸角也特別多，習慣於多方面觀察，總覺得人生有太多無可奈何，只有面對，只有忍受，怨不得，也躲不得。

太多人生活在悲苦中，外在和內在，除了與生俱來的問題，還有由自己製造的種種矛盾衝突。除去天真無邪的童年以及歸於平淡的暮年，性，一直不停在生命中作祟作梗，產生足以破壞和毀滅的力量。但是相反的，也可以稱為生命的原動力，人類之所以不斷創造、興建、繁衍，也就是來自性的激勵和鼓舞。藝術更包括在內。

人都說我的作品悽楚，大約我心底積壓著一種無可名狀的沉鬱，從外表看不出來，只是像暗流一樣不斷沖擊迂迴。受影響於此，我的作品比較注重一些細末的內心活動，好像都微不足道，實際卻形成角色的整個命運。

不能拿「五個手指伸出來不一樣長」比喻子女來比喻自己的作品，心理上我對它們一視同仁，並沒有偏差，雖然進行的時間和階段不同，心情也不同。但只有一個相同處：文責自負。我不敢斷言它們都能被你喜愛，但是你絕不會認為對你是一種浪費。我堅信如此。不論過去，現在，還是未來。





○ ○ ○

鳥叫著。玻璃板上像被誰潑了紅墨水，我抬起頭，那片天空真豔麗！說不出是紅，是橙，還是金黃的，總之燦爛無比。

在我的眼界中，那片天空面積確實有限，有樹擋著，好多好多的樹。圍着廣大的庭園密密地生長著。那些樹，都比我的年紀大，比家榮的年紀大，也許超過了祖父的年齡。祖父今年多少歲，我可弄不清楚。六十五？這座樓房不會有那麼多年代吧？樹是隨著樓房種植的。

本來我正在寫家信，這是我到台北來，第一次寫信回家，有太多的話要告訴爸媽，已經寫了兩大張了，還沒有盡興，我要告訴爸媽我住在呂家的情形，雖然這是我第一天來，但是我已經有了不少觀感，寫著寫著，我忘記了時間，直聽見鳥叫，



才發現黃昏已經到來了。

並非我在小題大作，鳥各處都有，有什麼可奇怪的？如果別人發現我在注意鳥叫，一定會嘲笑一句：李家文呀！你真是個小城市來的土包子！對什麼都覺得新奇，難道你們南部聽不見鳥叫嗎？

歸鳥，樹林，配合著黃昏，突然引起我一陣寂寞的感覺。我不是為自己寂寞，一個為讀大學剛離開家而寄居在親戚這裡的女孩子，被激奮的情緒沖昏了頭，還沒有時間靜下來想到自己。所想到的只是現有的環境。在未到呂家來以前，已經聽爸媽說過，但一進門，那種聲勢確實吓住了我，不料在繁鬧的另一面會這樣寂寞。呂家的人口眾多，傭人便有好幾個。而當我坐在窗前時，竟是有著置身於古剎的感覺。我的目光由外面轉移到房中，就在瞬息之間，房中的光線已轉為幽暗。這是一座經過改建的日式樓房，在像我這樣年輕人的眼裡，考究的檜木已不足取，如果這是我的家，我第一步便把這些木料加以油漆，漆成我所喜歡的淡藍色。別的顏色也可以，反正勝過本色檜木，檜木在新的時候自然不是這種樣子，尤其黃昏，沉暗得有些陰森。就在這時，懼怕之念竟隱隱地在我的心裡產生，像這樣古老的樓房，是否會有鬼怪精靈？我不安地回頭打量了一眼，當我望見我的床鋪對面還有一張床鋪

以後，心裡才一陣坦然，房間雖大，而且陰森，但住的並不只我一個人。

牆上那張照片的位置，恰巧接受到窗外晚霞的映射。黑白照抹上一層光彩，顯得特別可愛。那原是個可愛的小女孩，挽著雙辮，眼睛又大又黑，她是我的同屋。

不過那張照片已是多年前拍的了，我的同屋現在和相片裡有什麼改變？她長得是高是矮？比照片好看還是難看？我全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點，她和我同年出生，認真算起來我小她一個月，還應該叫她姐姐。

思想和眼光轉了一大圈，現在又回到面前的信紙上。我發現我正談到我被安排在呂士玲的房裡，截至目前，我還沒有和這位小表姐見過面。

提起筆，剛要繼續寫下去，門忽然開了。我急忙回過頭，帶著一份分享別人權益的歉疚，我猜想準是士玲。

我沒有猜對。走進來的是我的堂姐李家榮。

「家文，這麼黑，還在用功呀？」

我站了起來，多少有點失措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有些怕我的堂姐。照理說，手足情深，應該相親相愛的，但是我對她卻有一層隔閡。隔閡是疏遠造成的，在我十九年生命裡，從來沒有和她在一起。爸媽全有一份傲氣，提到呂家，總是說：「窮

親戚不沾惹闊親戚。」如果不是我考上了台大，不得不找個寄居的地方，可能還不會和呂家聯繫。

失措中，筆掉在地上了，我一面彎身去撿，一面說：

「沒有用功，給家裡寫封信。」

「真孝順！」

在我聽起來，堂姐的話像是讚美，也像是感嘆。也許她真的在感嘆，她從小便失去了父母親，想孝順也無法孝順。

就在我撿鋼筆的時候，家榮「啪」的扳開了電燈開關，中央的吊燈亮了。

燈光照著家榮，使我更進一步把她看清楚，她的頭髮留得短短的，不是時髦的短，卻有些老派。短髮對她的小巧頭顱不太相稱，她的五官也是小巧的，特別那雙眼睛，小而圓，在燈光下像兩顆玻璃彈珠，頗有神采。當她望著你的時候，全神貫注，好像由你的外貌想望穿你的心，使你不能不對她說真話，可是又不能防著她。

「早該開燈了，這間房的光線不大好，這樣讀書寫字，最容易傷眼睛。」

對她的關心，我暗暗感激著。但是像我這樣一個未經世故的女孩子，感激的心情只能造成加倍的失措。我應當說兩句客氣話的，不過我不會說，只有胡亂指指窗外：

「我在看外面的黃昏。」

家榮抿嘴一笑，像是笑我的幼稚。她可以認為我幼稚，雖然我已變成大學生，但比她要差十歲的年齡。

「這幢樓房我住十幾年了，從來沒有看過什麼黃昏。」家榮畢竟是體貼慣別人的，避免我發窘，她立刻又說：「你覺得這裡的黃昏和你家的不同？」

確實有太大的不同，我的家，三間克難小房，談不到院落，眼前就是別人的屋脊，逢到黃昏，便聽見大人孩子的談笑聲，從廚房冒出的油煙薰壞了空氣，落日和晚霞都變得毫無詩意。家裡的情調怎及這裡？只是由父母承襲來的好強阻止我向家榮坦敘自己的感想，我僅僅這樣說：

「這裡的鳥真多。」

家榮也跟著向窗外望了一眼：

「這倒是的，不過住久了，就不會再注意。」

自然，這是我第一天到呂家來，一切都覺得新奇，甚至還有點陌生感。不知道天長日久以後，我是否也會變成這家庭的一員？

家榮好像已看透我的心意，她一面走過來拉攏窗簾，一面對我說：

「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一樣，別客氣。這雖然是呂家，可是一半也是我們姓李的。」

家榮的話不錯，姑父娶了姑姑，姑姑又讓自己嫡親弟弟的女兒作為二兒媳婦。姑姑雖然已經去世多年，但是還有家榮是李家人，現在又多了個我。

「怪都怪我，多少年都沒有跟你們聯絡，四叔四嬸也是的！不肯來我們這裡走動。」

「爸爸很少到台北來。」我低聲地代為解釋。暗中我卻想到爸媽那句「窮親戚不沾惹闊親戚。」把幼年從父母談話中聽來的片段接連起來，形成這樣一個印象：爸爸本來很受到他的堂姐器重，她原想提拔他作為丈夫的得力助手，使她失望的是爸爸棄商而從了軍。以爸爸的倔強性格，第一看不慣堂姐夫的為人，其次拒絕了堂姐為他撮合的富貴婚姻而娶了我的媽媽，以後這些年裡很少在一起。直到我的堂姑生病，爸爸趕到台北來看過她一次，那已是十年以前的事。我還記得爸爸回家時，曾經對媽媽說：「呂家正在辦喜事，姐姐要把家榮嫁給士華。」我更記得媽媽當時問了一句：「家榮和士華合適嗎？」實際上媽媽並沒有見過家榮和士華，只是聽爸爸談起過，幼失怙恃的家榮是由姑姑撫養的。爸爸沒有下結論，只是回答媽媽：「反正這

是她的計劃，家榮不是嫁給士雲，就是嫁給士華。」

我知道我的堂姑一共有四個兒女，比我年長十五歲的大表姐叫士瑛，接著是士雲、士華，以及和我同屋的士玲。我對他們都不大關心，惟有對於家榮的感情稍微不同，計算起來，家榮不但是我的二表嫂，也是我的堂姐，就因為這重關係，我才會住在呂家的。

「假如不是我在報上看到新生取錄名單，我還不知道你考取了大學呢！」

我愧然地笑了笑，考大學固然不容易，但是這份光榮也令我受寵若驚，所有的親友聽說我考取了台大，沒有不恭喜的。不過當他們知道我考的是中國文學系，又有點惋惜。

「家榮姐，您怎會注意這些小事？」

「這不算小事了！」家榮鄭重地說：「朋友家裡有考大學的，一家人都跟著緊張。其實先前我沒有看到。是士瑛來說的，她說四舅的女兒不是叫家文嗎？不知道中文系第一名的李家文是不是她？算算年齡，你可不是該考大學了嗎？這樣我才寫封信問四叔。」

接著由我回封信向她致謝。又承她關心地問起我住的問題，並且歡迎我住在她